



金质奖章

大家小絮

张克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设立金质奖章，由校长蒋南翔亲自为优秀毕业生佩戴，既是永生难忘的荣誉，也是时代的骄傲。

时至今日，还能听人钦佩地说，某某是金质奖章获得者……那么，金质奖章有多高的含金量？

1978年，清华电机系出身的陈陈在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任设计师，参加公派出国考试，拿下一机部西南地区第一名，远赴美国普渡大学作为“访问学者”进修。

出国前，老校长蒋南翔邀请陈陈、刘西拉夫妻俩到家里去一趟。

蒋说，找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个问题，解放后清华的教学质量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是清华研究生，等于做过研究工作，你们代表清华文革前研究生的水平。我要你们这次出去在美国一流大学里拿一个博士学位，看看难不难？

当然难！

这意味着刘西拉也得争取

去美国。刘毕业于清华土木系，此时在四川成都国家建委西南建筑科学研究所任工程师。他将多年积攒的论文交给陈陈，带到美国找人看看，有多大价值？

陈陈到了普渡大学，找到土木系一位名教授。阅后，这位教授当即表示愿资助刘来美留学。

自1968年起，十多年时间，每周六下午，刘西拉骑三个半小时车沿着川陕路从成都到德阳和在东方电机厂工作的陈陈团聚，星期一早再原路骑71公里回成都，风雨无阻，辛苦备尝。

有了普渡大学的经费保障，刘西拉很快获得“访问学者”资格；使他既有机会出国深造又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真可谓锦上添花！

按当时规定，年过四十岁的“访问学者”不能到国外拿学位。刘西拉在国内上下奔走。由于有蒋南翔的支持，教育部很配合；又加上众多清华校友的帮助，困难一一克服，终于

将陈陈转了身份改为公派研究生。刘本人是工程师只能公派，因为有美方资助，也转了“自费公派研究生”。

身份和经费解决了，再下来的困难更大，就是学习本身。

到了普渡一看，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台湾，人家二十几岁，你已经四十了，英语还是半路出家，压力就比较大。尤其美国尚未建立对中国大陆教育水平的评价体系，陈陈和刘西拉在清华的所有学分不能转到美国的研究生院来，读博士学位必选的16门课一门都不能少。

这是场硬仗。

陈陈一直是学霸稍好些，刘西拉则抱着誓死一战的态度，兵来将挡。

那里的研究生正好讲完高等材料力学的“薄壁杆件约束扭转”，要考试。刘西拉学过这些内容，他找到教授：

——我能不能参加考试？

——你没上课怎么考试？

——你们讲的内容我在清华本科读过，我们当时讲的是

符拉索夫“扇形正应力”的严格解，而你们现在讲的是简化解，我想试试。

见教授犹豫，他又请求：

“教授，您就多改一份卷子，多花 20 分钟，而我呢，就能建立一个‘坐标’，知道我在这个班上处于什么位置。”

说得在理，教授同意了。

全班第一！

成绩公布，刘西拉松了口气，清华的基础到底扎实！自己也小有得意，这些年来基础理论都没忘，有希望！

自此以后，他的功课一路顺风，台湾同学大呼大陆学生不得了，把他们比下去了。最后 16 门课加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花了三年零七个月完成，拿到博士学位，外加得到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1985 年结构科研奖（Raymond C. Reese Research Prize，此奖每年在 ASCE 仅一项），这是美国土木界的一个大奖，此时刘的教授还没得过这个奖呢！

颁奖时，ASCE 的主席问他：

——您是清华大学的？

——是的。

——您是哪个清华大学，台湾还是北京？

——北京。

——哦，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一向“学霸”的陈陈更是突出，仅用三年零三个月完成博士的全部要求。

两人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蒋南翔报告：校长，您放心，清华的教育没问题，文革前培养的研究生到美国一流大学拿个博士学位，不难！

此时的蒋南翔身体已不大好了，听到这个，犹如一剂良药，舒心地笑了。

仅仅是在学业上让美国人刮目相看也就罢了，这两人在艺术上还有很深的造诣，更引

起美国人的惊呼。

陈陈自幼弹钢琴，1956 年以华东六省一市高考状元、数理化三个 100 的成绩考入清华电机系，大学五年半所有功课都是五分，传为美谈。学习之余，清华送她到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部学习，这是专为各个大学培养音乐人才的地方。毕业时得到清华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两张文凭，蒋南翔知道后特别高兴，陈陈理所当然地成



陈陈、刘西拉



陈陈、刘西拉

为金质奖章获得者。

刘西拉则是清华学生管弦乐团的小提琴首席，除了学习和拉琴外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在那个讲究“又红又专”的年代，他的行为显然不合时宜。但是刘西拉善辩，他和大家展开激烈辩论时往往能把对方说得无回旋余地，因此被冠以“‘西风’辩论团团长”之称。这是带着贬义的，因为“东风”压倒“西风”嘛。

让刘西拉没有想到的是，蒋南翔并没有因为他的“西风”思想而淘汰他的金质奖章，若干年后，每每想到这点他总是深深敬佩蒋校长作为教育家的眼界与胸怀。

在普渡大学，陈陈和刘西拉发挥音乐长处，给普渡大学的学生介绍新中国的钢琴小提

琴名曲，还不断应邀参加不同场合的演出。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1984年，刘西拉去考最负盛名的拉法耶特市交响乐团，真的考上了！开始指挥把他安排在第二提琴，刘说我在清华交响乐团可是首席小提琴，指挥试听后立刻把他调整到小提琴第一声部。

第二年，拉法耶特交响乐团成立35周年，里根总统为此还专门写来贺信。巴西籍指挥艾德瓦尔多博士找陈刘商量，希望能演出一个中国自创的钢琴协奏曲。

二人商量后觉得可以接受，选择了刘诗昆的“青年钢琴协奏曲”，陈陈写信回国找总谱。等谱子寄到时却发现是为民乐写的，又连忙把民乐总谱改成西洋管弦乐的分谱。

演出当晚，这是庆典交响

音乐会上半场最后一个节目，指挥介绍，请听新中国交响乐。现场一阵骚动。陈陈登上舞台，用她精湛的技艺完成了新中国钢琴在美国的首场演奏……全场起立，鼓掌，久久不息……谁能想到，历史上第一次在美国演奏新中国的钢琴协奏曲，竟由一个清华电机系的学子完成。

这，就是清华金质奖章获得者的风采！

2013年蒋南翔百年诞辰，在宜兴老家为他立了半身铜像。面对老校长，陈陈、刘西拉和当年的学子们唱起了《飘落》……在他们心中，校长当年的一句句话语，就像秋天的一片片落叶，静静地飘落、飘落，覆盖着大地，温暖着他的学生们……